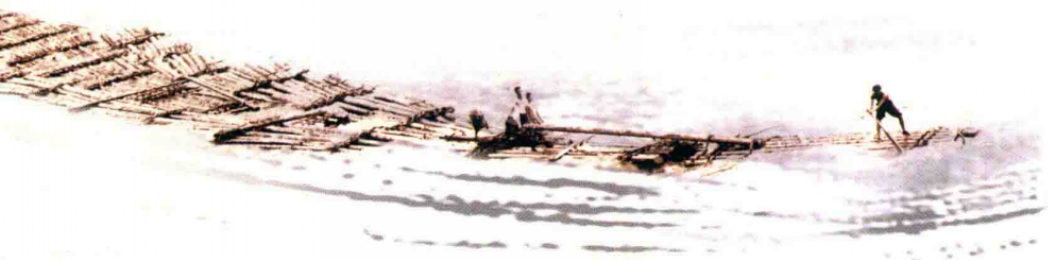


白驹

廖静仁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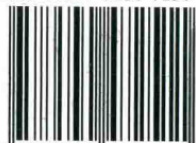
白驹过隙，人的命运从来如同滔滔江水，左冲右突，时而激越，时而静穆，终究滚滚向前；人世的死生契阔、爱恨情仇，亦如江上的风云变幻，哲人只在这万千镜像中体验无常与永恒。

CIS 湖南文艺出版社



轻松扫一扫
加入湖南文艺出版社
官方微信

ISBN 978-7-5404-7251-1



9 787540 472511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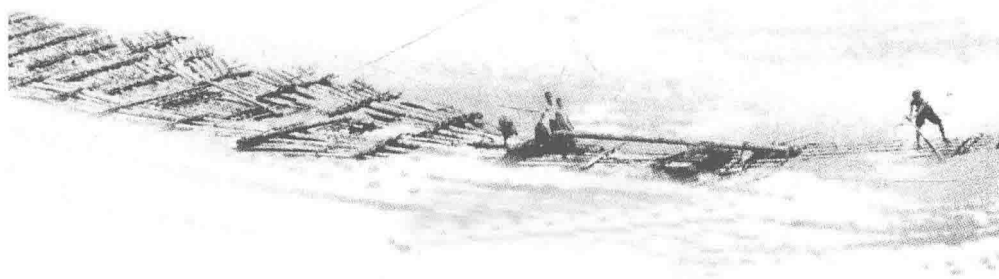
定价：29.80元



湖南省文艺创作
资助出版

白驹

廖静仁 著



CS 湖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白驹 / 廖静仁著. -- 长沙: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15.9

ISBN 978-7-5404-7251-1

I. ①白… II. ①廖…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185593 号

白驹

作 者: 廖静仁

出 版 人: 刘清华

责任编辑: 匡杨乐

封面设计: 罗志义

内文版式: 刘晓霞 杨进宝 刘 芳 李松辉

出版发行: 湖南文艺出版社

(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 508 号 邮编: 410014)

网 址: www.hnwy.net

印 刷: 湖南天闻新华印务邵阳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670×970 1/16

印 张: 18.5

字 数: 258,000

版 次: 2015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04-7251-1

定 价: 29.80 元

(若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调换)

献给为雪峰山抗日大会战做出过积极贡献的草根们

楔子

血色肚兜

1

那一年，姐姐花儿18岁。十八姑娘一朵花，何况她确实长得漂亮。但是漂亮有漂亮的烦恼，不仅姐姐有，就连弟弟牛儿也有，他一直觉得好奇怪，不晓得傻五哥是从哪个口中学来的，“鹅蛋脸，丹凤眼，柳叶眉，嘴唇不薄不厚，嘴巴不大不小，鼻梁的线条均匀柔和，鼻尖儿微微有点往上翘”。傻五哥经常追在姐姐的屁股后面唠叨，有时连口水都流出来了。谁都晓得这是夸奖他姐姐花儿的，要是从另外的人嘴里说出来，花儿不知会有多高兴，可偏偏是从傻老五的嘴里和着口水淌出来的，花儿就觉得特别没有面子。

“那是老五喜欢你姐姐呢，喜欢到心里去了，心就开窍了，是有神灵在帮助老五，这是神来之笔呀！”从邵阳那边过来赊销菜刀和镰刀的张打铁就蛮爱听傻老五说这话，就在去年初夏，他还当着众人面冷不丁地接过傻老五的话说：“翘里藏俏，端庄中显露出坚忍和倔犟，要是我儿子能娶上像花儿这样的妹子做媳妇，我就帮他们到唐家观买一个门面，全家人在小镇上安居乐业，一个静心刺绣，一个专门打铁，我就只乐得带孙崽。”张打铁60岁左右，据说年轻时给老乡蔡锷将军做过侍从，难怪他能说会道，偶尔还咬文嚼字说出些让人似懂非懂的话来。他到过白驹村好多次了，是鹊坪村与白驹村这一带的常客。

“你……你……”话都说到了这个份上，老五再怎么傻也是听得懂的，一开始听了张打铁上半节表扬他的话，心里还乐开了花，没想到这个打铁的只是拿他当垫背，“你……你……”他或许是想要回敬

张打铁一句什么，可一时又接不上腔，急得满脸涨成了猪肝色。

“你这是凭什么呀？”没想花儿却猛一回头，似有几分娇嗔地甩过一句话来，“以为人心也是你锤下的一块铁，随你打来打去，打圆打扁呀？我又没见过你家儿子！”听那话尾子，张打铁分明感觉得出，聪明的花儿这话并非是说给他一个人听的。

“那还不容易呀？我明年就把他带过来给你看看。他可是在宝庆府进过师范的，教他们的先生还去法国留过学呢！”一说到自己的儿子，张打铁的劲头就上来了，又接着说：“宝庆府是旧时的称谓，如今叫邵阳公署了，而邵阳师范是湖南较早开办的新学堂之一。我儿去年毕业时还是全校文科状元，他和省主席何键都合过影。”只是当张打铁提到省主席何键时，反而把声音压低了。

牛儿和姐姐都听得一脸疑惑，心中便有了一种想要早日见到“真神”的企盼。只是当着瞎眼奶奶的面，姐弟俩不好意思表现得太心切罢了。

“那就更加八竿子打不着了。”姐姐正抬首问，奶奶却先抢话了。

莫非张打铁并没有听明白奶奶话里的意思，或许是根本就没有听到？不然以他的心智和聪敏，肯定能够说出一席让奶奶也舒心的话来。那一次，张打铁只在白驹村停留了一个晚上，第二天就匆匆地赶往唐家观去了。走时还有意丢了一句话说：“我得提早去看看门面。”

在姐姐的眼里和心中，时间过得实在太慢了。慢慢地过完去年的夏天和秋天，还有冬天……好不容易终于盼到了今年的立夏节。

“我们明年争取早些来，最迟不会过立夏节。”这是去年张打铁离开白驹村时丢过的又一句话，并且他还用了“我们”这个字眼，姐姐虽然没念过几年书，但这意思她肯定是听得懂的。太阳正在慢慢地向西走，白驹村村民有的在磨米粉子，有的在剥水竹笋，女人们都在为男人和小孩准备一顿别有风味的民俗晚餐。一地一乡俗，白驹村人对立夏节很是看重，有民谣为证：“吃了立夏丸，能把大山掬；吃了立夏笋，长得齐楼枕。”民谣也是针对男人和孩子的。

16岁的牛儿只能算是一个准男人，大人们正在平秧田，他就在田

塍上帮忙递送平秧田的耙子。当时只兴种一季水稻，简单有简单的好处，村民的农事耕作因此特别精细，且还有大把的空余时间用来走亲访友串门子，用来发呆望流水，用来想心事和想某一个人。

田垄紧挨着资江，一叶白帆翻过去，又一叶白帆吻过来，船头犁开清碧的资水，船舷两侧绽放出两股雪浪，呈八字形一路开过去，把两岸青峰的倒影荡得一扭一扭的……这样的情景，近些天来姐姐有事没事带牛儿去村口的联珠桥时常看到，还有傻五哥照例跟在后面。他们仨都看得特别开心，仿佛自己的心里也绽开了一朵朵雪浪花。但是有一点牛儿却怎么也没有看明白，姐姐花儿嘴上说去江边看帆船，可到了桥头，却总是把目光往上游的小镇唐家观那边睃过去，还时不时把脚尖儿都踮了起来。她这是在望什么呀？就连傍晚三个人回家去时，姐姐也总是走在后面，还不时回过头去。

此时，牛儿在田塍上负责给大人递送平田的耙子，他又把目光向村口的联珠桥方向睃了过去，就在这抬首的一瞬间，他看见一个黑瘦老头正沿了官道的沙石路从唐家观那边远远地走来，走上了联珠桥，后面还跟了个挑着铁器担子的年轻人，比老人要结实一些，虎背熊腰的身板。牛儿不禁多看了一眼，见老头和后生过了联珠桥后，又向左一拐，就踏上进白驹村的那一条青石板村道了。渐渐地，他看得很清楚了，老头的手中还握着个铁搭子。

“是张打铁带儿子来赊销菜刀和镰刀了。”牛儿在心里高兴地说。

这使牛儿马上想到，姐姐原来是去桥头望张打铁和他儿子的。他想去把这一好消息告诉刚从对面山上扯水竹笋回家的姐姐，刚一起念头，却被岩山伯喊住了：“牛儿——把平田角的窄耙子递给我。”平秧田得换三次耙子，田心用宽耙，田角用窄耙，最后用铁耙收拾。

“哎——好嘞！”牛儿答得好爽快。岩山伯是在帮他们家的忙。

牛儿从小就没有了父亲，也没有了母亲，他和姐姐花儿是瞎眼奶奶一手拉扯大的。奶奶的眼睛原本明明亮亮的，60岁那年还能飞针走线，尤其一手精巧的刺绣活，更是让村里的妇女和姑娘们羡慕得要死。

“首兆奶奶，能教我做刺绣活么？”爷爷首兆是驾毛板船丧命的。

“婶子，我虽然粗手大脚的，心却细着呢，能当你徒弟吧？”

对找上门来的大姑娘或者哪家的儿媳妇，奶奶总是笑笑说：“针和线也是灵性物，交道打得多了，心里头有它们了，针线就会跟着你的心思走。”老人家顿了一下，像忽然想起了什么，又接着说：“要不这样，等牛儿他爹娘下一次送山货去汉口，我要他娘多买几尺缎子布和彩色丝线回来，总不能把花绣在麻袋上啊！”

但是，吃水上饭的牛儿爹娘一去就再没有回来，过八百里洞庭时，途中遇上风暴，人与船未能出湖就全葬送了鱼腹，连捎信的人也没有一个。往返汉口的时间过去了好多天，又过去好几个月，奶奶每天站在联珠桥头望着资水下游的方向，一叶又一叶白帆从眼前翻过来又翻过去，就是不见自己家帆船的影子……寒露过了，霜降来了，奶奶的老眼经不起风寒，竟然在一个下大雪的晚上突然失明了……

那一年，姐姐花儿不满5岁，弟弟牛儿还只有3岁。

但瞎眼奶奶还是带着他俩挺过来了。家里的两亩多水田和几亩山地，是请邻居岩山伯耕种的。说是请，其实是按收成总数五五分成。岩山伯是个忠厚人，伐木解板务农都是把好手。但家里人多田少，大儿子娶妻生子后分了家，二儿子30岁了，还是单身汉，小儿子老五比花儿还大，满20岁了，四肢发达，却呆头呆脑，只知道一天到晚追在姐姐的屁股后面跑，还“花儿，花儿”地叫得甜腻，姐姐烦死了他。可奶奶总是帮着人家老五说话：“你看看老五多仁义。”

“嘿嘿，老五仁义，老五仁义！”傻五哥这句话接得倒是蛮快。

“只晓得仁义仁义，仁义要能当饭吃就好！”渐渐长大的花儿懂得奶奶话里的意思，那时的她要求并不高，但生儿育女总得有饭吃吧？便把两条长辫子往后一甩，朝傻五哥说：“去！去帮你爹做事去！”

老五只听花儿的，当真就悻悻然走了，只是没一袋烟工夫，他又来了。

“做人要懂得知恩图报。”老五一转背，奶奶干脆把话往明里挑。

“你干脆哪天把我当猪狗送给人算了。”这次姐姐的话说得很冲。

“那还不是把花绣在麻袋上啊!”牛儿倒是蹦出一句经典来。

这是去年张打铁走后祖孙仨的一段简短对话，也是花儿和奶奶头一次正面交锋，花儿知道奶奶把她和弟弟拉扯大不容易，所以对奶奶特别孝顺，唯一在对待傻老五的事情上不那么谦让。弟弟牛儿懂事得早，穷人家的孩子基本上都这样，也许就因为懂事得早，所以他特别护着自己的姐姐，“我是家里的男子汉!”牛儿总是自豪地对花儿说。

“你呀!快些长吧，哪天姐姐我真嫁人了，你还得照顾奶奶呢。”

“姐，你真会嫁到唐家观去吗?”牛儿最懂姐姐的心思。

“八字还没得一撇呢。”自去年张打铁走了后，花儿的心就乱了。

“那……那我也要……要去唐家观。”傻老五接话总是不择时候。

“要要要，要你个头哇!蠢脑壳!”花儿气得胸脯一鼓一鼓的。

“老……老五不蠢，老五……仁……仁义!”老五一急就结巴。

“好好好，你不蠢，你仁义。是我蠢行了吧?”花儿说这话是有底气的，她有一双天生的巧手，无师自通把刺绣活做得闻名十里八村。从12岁那年起，唐家观镇上就有一家铺面专门经营她的绣品。她绣的富贵牡丹，花瓣上还带着欲滴未滴的露珠儿；她绣的丹凤朝阳，那展开的一对凤翅像是在凌空颤动，那喷薄而出的朝阳，更是暖暖的直热到人的心里头去了……但瞎眼奶奶看不见，她也不管这些，“外地人是靠不住的。像你岩山伯一锄三棵粟，多实在。”

这是去年张打铁走了以后，奶奶给孙女花儿的告诫。

姐姐双手搓着她那对乌黑的长辫子，埋头看了一眼气得一起一伏的胸脯，便悄无声息地走开了，身后却始终跟了一条“尾巴”。“外……地人靠不住的，外地人靠不住的。”跟在后面的“尾巴”说。当时牛儿真想多说几句，他不明白奶奶为什么这么固执。人家张打铁怎么就不实在呢?牛儿从小就会唱那一首“张打铁，李打铁”的民谣，也熟悉了大人们说过的有关邵阳人一路赊销菜刀和镰刀的种种美谈。

“奶奶，你这样会害了我姐姐的!”弟弟牛儿终于忍不住了。

2

白驹村的孩子们从小就会背诵的不是《三字经》，不是《弟子规》，而是一首民谣：“张打铁，李打铁 / 打把菜刀送姐姐 // 姐姐说她不要 / 转背送给嫂嫂 / 嫂嫂抿嘴笑笑 / 帮着哥哥讨镰刀 // 镰刀割麦又割稻 / 还能上山割芭茅……”唱着唱着，话锋一转，孩子们又重新起题，声音越来越响亮：“小寒已过大寒来 / 满山满垄白皑皑 / 姐姐两眼都望呆 / 雪融春水桃花开……”连3岁的小孩都会喊，童稚的歌谣就像春天的阳雀，声音亮亮的，很婉转，又如山涧流泉，叮叮咚咚，能润泽人心……只是花儿的脸上却没有了多少笑容，还总是把一双幽幽的目光投向资水上游的远方。从秋到冬，又到了春天，冰雪化了，梨花和桃花都开过了，紧接着就是立夏节，姐姐到底是在望谁呢？远方又是在何处呢？弟弟心想，应该是过了九峡溪的联珠桥，再沿一条官道往上走的小镇唐家观吧。

“铛——铛铛——”铁搭子清脆的声音由远而近地飞了过来，不一会儿一声“赊菜刀、镰刀啊——”的男高音喊响了，刹那间，满垄满村都在回应，“铛——铛铛——”，“赊菜刀、镰刀啊——”

这声音对于白驹村人而言并不陌生。每年初夏时节，总会有从邵阳那边过来的铁匠赊销他们的产品。若不是张铁匠，就会是李铁匠或石铁匠。他们出发前就分好了路线，每隔三五年就相互交换一次。为什么要交换路线呢？“为了求一个公平嘛！”这话是张打铁说的，见人们还听不太明白，又接着说：“我们邵阳人呐，都特别抱团，出了门就像是亲兄弟，互换路线时结算多少也从来不在乎的。”但是在这几年

里，年年都是张打铁从白驹村路过，老人和孩子都认得他，都和他混得很熟了。人们都称呼他“张打铁”。他的手中照例握着一个铁搭子，那是由两块不厚不薄的铁板串在一起组成的，形似逢年过节时打莲花闹上门讨喜钱的快板，也许是年长日久的缘故，铁搭子敲击得两头都发亮了，所以声音也特别亮。也有人说那就是两块钢板，无论是铁板还是钢板，人们都叫它“铁搭子”。

“铁搭子又敲响了，肯定是张打铁过来了。”

“说不准今年是换成了李打铁哩！”

“不会吧？邵阳帮是有意照顾张打铁，说他儿子到这边好发展。”

“石铁匠好像已经有十多年没来了吧？”

张打铁的喊赊声还没到，在田垄里劳作的农人们就开始猜测了，当然还有在家里磨米粉子、剥水竹笋的主妇和伢妹子，他们中有好奇心强的，也侧起了耳朵或伸出了脑袋来。其实后者更有理由盼望铁匠的到来，因为挑着一副铁器担子的张打铁或者李打铁，从两百里远近的邵阳那边过来，一路上得经过好几个县城，做铁匠的心细，每次总会顺便进一趟南杂百货店买上好几种颜色的丝线或糖粒子带在身边，碰巧在哪户人家的家里寄宿或搭伙吃一餐便饭，他就会分送一些给人家当酬谢。出门在外，不能欠太多人情。

人们并不知道，今年最盼张打铁来的人是牛儿姐姐花儿。

“是张打铁来了！”最先认出来人的正是站在田塍上的牛儿。“后面还跟了个挑铁器的年轻人。”他接着补充的时候，张打铁的喊赊声便起了。“喊赊”是一个动词，对邵阳铁匠而言却是个名词。

这邵阳人真会做生意，有专卖剪刀的，也有专卖菜刀和镰刀的。听说那地方山多田少，家家户户都有男人从事手艺活，而且做铁匠的居多。但当地的销量肯定有限，于是精明的邵阳人就想出了一个大胆的销售办法——那就是冲出邵阳，走村串户满世界去赊销，这里所说的满世界，其实就是沿着资水的南北两岸往下游走，口号是“质量不好来年不要钱”。他们既然敢这么说，就没有质量不好的，一路过来也就没有赖帐的。这已经延续很多代了。再到了后来，为了方便客

户，铁匠们又有了新的办法，收账时可以不付现款，用白米或稻谷代替也行，他们收了抵账的粮食后，再到途经的小镇粮店去换成铜钱或现钞。这明明是给了人家方便，但邵阳人却豪爽地说：“吃了百家粮，活得寿命长。你看我们邵阳人多精神，打铁的像是铁打的。命硬！”

“赊菜刀、镰刀啊——”张打铁的喊赊声还没落音，牛儿老远就迎了过去。他跑得比狗还快。往年每一次都是岩山伯家的傻老五捷足先登，却不是为了给姐姐花儿讨彩色丝线，而是他自己想要吃糖粒子。这次牛儿还摔了一跤，但他并没有喊痛，爬起来又往前赶去。

“张打铁，去我们家吧！”牛儿还告诉他，姐姐在家剥水竹笋。

“还是牛儿懂事。”张打铁笑笑说：“我帮你带姐夫哥来了。”又赶紧从布袋里拿出糖粒子给牛儿，但牛儿没有接，只在前面领路。

“真的会是我姐夫哥么？”牛儿没问张打铁，也没问那个年轻人，他在心里问自己。“我们还是快点去家里吧！”牛儿并没说姐姐在等他们。他的眼睛里飘过了一抹云翳，稚气未褪的脸上也似乎漫涨了几许忧郁，只是这细微的变化那父子俩谁也没有觉察到。我奶奶不会又为难张打铁吧？牛儿偷偷地望了一眼英俊魁梧的“姐夫哥”，心里真有些七上八下不踏实，三人不觉就进了堂屋。

“嫂子你还好吧？”老铁匠一如既往地客气。奶奶照例背靠神龛坐着，这是老人固定的位置，自从她双眼失明以来，几乎每天都坐在那里。张打铁给奶奶请过安，又回头说：“青儿，快叫奶奶。”

“是张打铁啊？你又——又来了！”奶奶的话冷冷的，还有意把一个“又”字重复了一遍，音也拖得老长，并没有理会后面跟着的年轻铁匠，只把手中的拐杖一扫，趴在她身边的黄狗挨了重重的一棒后，猛一蹿就躲到禾坪外那棵老槐树下面去了，汪汪地叫个不停。

“什么叫哇——你这白眼狗！”奶奶这骂声肯定是一语双关的。谁都晓得奶奶的眼睛瞎得精，虽然看不见，但该知道的她全都知道。

“你家黄狗是在欢迎我们呢！畜与人同，只是我们听不懂它的话而已。”被给了一个下马威的老铁匠不但不在乎，还笑着回了牛儿奶奶一句同样一语双关的话。他毕竟是跟随同是邵阳人的蔡将军打过仗

的，连死都不畏惧，更何况他后来成为学徒，师傅就交待过要能吃得三坨热屎，走江湖的人，什么样的委屈没有受过呢？

那个叫青儿的年轻人真不愧是进过新学堂的，虽然一担铁器仍直挺挺挑在肩上，却也不卑不亢地叫了一声“奶奶”。

“我要吃糖，我要吃糖！”这时，从灶屋里率先跑出了傻老五来。

青儿却一点也没觉得惊讶，忙放下担子，顺手就替爹将一捧糖粒子给了傻笑着的老五。姐姐花儿应该早就知道张打铁父子进了堂屋，只是在等时机罢了。老五话音未落，花儿就一手端着一杯茶水出来了。

“牛儿你还不快去拿凳子。奶奶不是从小就告诉我们，白驹村虽然是个穷地方，凳子还是有的嘛，进屋都是客，连起码的礼貌都不懂，这不是丢我们白驹村的脸啊！”姐姐花儿的话很轻，音却落得很重。

像是专门过来打圆场似的，不一会儿，堂屋里就挤满了人，一双双目光投向了铁器担子，女的挑菜刀，男的选镰刀，也有不挑菜刀不选镰刀只打量年轻铁匠的：“张打铁，这是你儿子吧？比你英武多了！”

老铁匠就笑出一脸自豪来：“这才叫‘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嘛！”又重复了一些“请多包涵”之类的客气话，然后话题一转，说：“他今后就留在唐家观街上打铁了，也免得我年年岁岁这么远来给你们送货哩。”

此言一出，有两个人的脸色随即形成了反差：奶奶的脸黑了，姐姐的脸红了。牛儿心里鬼精得很，却没有喜形于色，暗地里怂恿傻五哥拍着手大声嚷嚷：“嗨——那我就天天去吃糖粒子！”老五倒是跟青儿有缘分，笑着往他跟前一站，个头身板就像双胞胎。

“是真的吗？张打铁你有狠哩，不声不响就在唐家观买门面了！”

“哪买得起呀，先租而已。”老铁匠回这话时，看了一眼花儿。

“那以后我们就成邻居了，虽不同村，却共着一个保哎！”

“往一方走，交一方狗，你们父子俩可千万别得罪了王保长啊！”

王保长是这几年才当上保长的。真是说曹操，曹操到，人们正围着张打铁父子问这问那，王保长就踩着方步进了堂屋。王保长样子五大三粗，像个杀猪的屠夫，披着一件黑色布纽扣外套，左腋下挂着一只盒子枪，“大家都在啊？”声音嗡嗡的，算是打了招呼。

堂屋里一下就沉寂了。傻老五眼盯着王保长短枪柄上的红缨，他觉得那东西很像花儿绣富贵牡丹的红丝线，就想走拢去摸一摸。他是摸过花儿绣篓里的红丝线的，那丝线的感觉真好，滑滑腻腻，就像自己小时候捧着妈妈的奶子“吃饭饭”的感觉。可惜每次他的手刚摸上去，就被花儿腾出的手“啪”一下给打掉了，但即便是打了，他也觉得很喜欢，因为花儿打他的手也是软软柔柔的，而且打得一点都不痛。大家正僵持着，傻老五一窜就到了王保长跟前：“嘿嘿，丝线线，丝线线……”他正要伸出手去摸那红缨，王保长警觉地往后一退，大声喝道：“大胆刁民！你还想偷袭本保长不成呐——”说着就把短枪掏出盒子，朝天“砰”地就是一枪，白驹村木屋的中堂没有楼枕也没铺楼板，空空的直通屋顶，击碎的瓦砾便应声砸了下来。

“哎哟……”有人头上就开了花，这是谁也没有想到的事。

“出了人命呐！保长打死人了啊——”年近八旬的瞎眼奶奶虽然眼睛看不见，耳朵和鼻子却灵得很，她不但听到了声音，还嗅出了火药味，她担心会闹出什么大事来，便倚老卖老地喊起冤来：“这青天白日的，是哪一個吃了熊心豹子胆呐——敢把人命当草芥啊……”还有意把声音拖得老长老长，就差没打滚撒泼耍赖了。

王保长一时傻了眼，有人想伺机开溜。没想到真正吃了熊心豹子胆的还是年轻的青儿，只见他从铁器担子上取过那条桑木扁担，大步上前将扁担往地上一杵，义正词严地质问道：“保长，保长，理应保一方平安，你这是哪家的保长啊？”花儿在一旁心跳得好厉害。

“就是嘛，有狠的你去打小日本呐！”

“跟老百姓动刀动枪，也不想想是哪个在养着你们！”

一时间民情激愤，木屋的中堂如一锅滚粥，大有一触即发之势。

“刁民，一群刁民！”王保长满脸横肉，人却滑头得很，他来白驹